

上野千鶴子不一定適合中國

潮思 [新潮沉思錄](#) 2023-03-18

1

最近上野千鶴子的名字在多個社交平臺被頻繁提起，而我上一次看到她，還是在大學時被安利，並且試圖去讀她的著作之一《日本社會的女性嫌惡》的時候。

而之所以上野千鶴子會突然在國內擁有如此熱度，主要是源於最近一場 B 站與新星出版社之間聯動的營銷活動，作為活動的一部分，B 站的一名 up 主全嘻嘻與上野千鶴子進行了對話，並製作了一場關於探討女性主義的深度內容……至少，她們應該原本是這麼打算的。

全嘻嘻是北大畢業，平日裏就可以用到自己在母校獲得的人脈和平臺資源邀請一些頗有成就的訪談對象錄製節目，所以這一次 B 站的活動就不出意外的找到了她。

北大畢業+女權主義+上野千鶴子+中日對話，放眼今天的網絡輿論環境，這怎麼看都是一個會霸佔熱搜的話題，當然事實上她們也做到了。

只不過各平臺都是一邊倒的罵聲……有在罵中國 up 主的，也有罵上野千鶴子的。

中国这些自媒体热炒这么个不婚不育的日本丑婆子想干什么？还嫌中国女性 10% 的不生育率太低吗？她不婚不育与她那个靠美国大兵生活的妈妈有关！也与她自己长得丑没人要有关！

罵上野的人，大部分是因為反女權在今天的中國某些網絡社群已經成為了某種政治正確，成為了新的互聯網一極，而並非出於訪談內容本身。

我這幾天看到了一些惡評裏說上野不婚不育會讓中國生育率變低的言論，就明顯是啥都沒看，因為視頻中上野表示女性的人生不會因結婚而帶來很大的改變，但生孩子會帶來非常大的轉變，生兒育女的經歷會增添很多豐富多彩的內涵，所以她覺得生了比不生好，戀愛也是談比不談好。

當然，這種單純的負面感情輸出，我們也沒有什麼反駁的必要，主要的爭議還是來自於罵 up 主全嘻嘻的人。

因為在很多人看來，相比上野千鶴子這個幾乎是獨挑大樑在日本建立起了日本女性主義的人來說，三位北大畢業的女性的發言實在是顯得有些過於沒有思考，甚至是沒有禮貌了。

她們問了什麼呢，看完視頻的我稍微給大家列舉幾個——

上野老師不結婚是因為被男人傷害過嗎？

學了女性主義就不會再受到傷害了嗎？

我說實話，作為一個女性，第一個問題，就是那種我不會向任何女性、任何男性、或者任何我不知道性別的人提問的。我可能會問對方你決定

不結婚是在哪個時間點，發生了什麼事，進行了怎樣的思考，才做出這個決定的？而不會說以下任何一個看起來大相徑庭實際上一樣冒犯的話——

問一個男人不結婚是因為被女性傷害過嗎？

問一個 gay 或者 les 出櫃是因為被異性傷害過嗎？

問一個人養狗不養貓是因為被貓撓過嗎？

問一個小孩子吃草莓不吃西紅柿是因為被番茄砸過臉嗎？

這些問題的核心支撐其實都是一個，那就是你的選擇不會是出於自我意志，而一定是出於他者的主動傷害或被動傷害而獲得的習得性無助。換而言之，你有心理疾病。

還有第二個問題，學了女性主義就不會受到傷害了嗎？

這個問題我給大家轉寫一下——

學了土木工程就能在北京蓋大褲衩嗎？

學了 Python 就能告別屎山代碼嗎？

學了醫學就不會死了嗎？

Hell no.(現在你們明白為什麼全網罵 up 主了嗎？)

我還蠻喜歡在這一問題上上野給她們的答案(當然這絲毫沒有影響她們繼續問更多的屎山問題)，那就是女性主義會在你受到傷害，遭遇不公時給你反抗的語言。

在你去反抗一個東西的時候，首先你得知道你在經歷的到底是什麼，而這很大概率早就已經有人比你更早地經歷過了，因為人類社會已經存在幾千年了，我相信各位的生活工作學習當中都有過那種對你來說是天大的事可對過來人就是個小 case 的問題。小到一道數學題，大到怎麼選大學專業。

而上野在這裏舉了兩個例子，性騷擾和家暴。

因為我的讀者裏男性朋友要占到半數以上，所以這裏給大家稍微普及一下，你們身邊的女性甚至男性遭受過猥褻的比例遠比你們想像的要多的多。

這裏就拿我自己舉例子，當我第一次遭遇到猥褻這件事的時候，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猥褻，我只知道我很不舒服但又不好意思開口，而當我把這件“熟人犯案”告訴我父母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卻是讓我別跟別人說，“不要去破壞人家的家庭”。所以很長時間以來我都認為這是我的問題，我在親戚面前抬不起頭，總是很自卑，甚至害怕過年，直到後來在初中我終於接觸到了生理衛生課。

而當我把這件事跟我的朋友們傾訴的時候，她們中很多都驚訝於我居然與她們有著類似的經歷，而且居然可以大大方方的說出來。

所以再看一遍那個問題，學了女性主義就再也不會受到傷害了麼？當然不是，它只是讓你知道你確確實實受了傷害，而不是一味埋怨自己。

所以上野非常驕傲於自己讓家暴和性騷擾這兩個英語外來詞在日本傳播開來，因為這讓很多個體不再受困於盲目的恐懼與自卑。

2

除了這些還有很多很愚蠢的問題，這裏不浪費各位的時間就不給大家過多贅述了，大家只需要知道，作為此次網絡女權大討論引子的所謂跨國女性交流，其質量確實不高，或者說這名 UP 主首先就不是典型的中國女性，很難給觀眾帶來什麼思考。

作為北大畢業的人中龍鳳，她長久以來的視頻主題正是圍繞著滿足觀眾對於高級知識分子與成功人士的好奇欲，而當她能在鏡頭前說出因怕另一半出軌而生育，因害怕另一半招妓而被迫性生活的時候，不知道多少高中生對於北大的粉紅泡泡幻滅了？



而且在中國這麼一個結婚後不用改姓的國家，她給自己的 ID 取名居然冠了夫姓，為蔡全嘻嘻，當然，你可以說這是人家的自由，但你肯定不能說這是典型的中國女性。

突然覺得那些手機被沒收無法去 b 站看全嘻嘻的高中生也挺幸福……

而她那兩個同為北大畢業生的室友，作為此次對話的參與者，也表現出了某種程度上的獨立思考能力的缺失。當全嘻嘻向上野詢問不結婚是否出於被男性傷害過時，她們三個人的給出的回答分別是不結婚不好意思回老家，三十歲不好意思不結婚，以及覺得不結婚弄簽證納稅和遺產會很麻煩。

所以也難怪有人說，這個視頻是最好的清華大學招生宣傳，因為北大畢業也不過如此，你仍然會在表現出狀似獨立人格的同時強依附於他人。

或者大家的標準再放低一點，你不獨立也行，能不能至少有點禮貌？

3

聊完全嘻嘻，接下來的內容就和她沒什麼關係了，或者說她其實只是此次網絡討論的引子，在此之前，國內針對上野千鶴子的盲目崇拜和盲目攻擊就已經存在許久了。

那麼，上野千鶴子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知乎有人稱這次的談話仿佛是把馬克思挖出來改一篇入黨申請書，她真的是和馬克思一樣的在自己領域的先驅性人物嗎？

我先說我自己的看法，我認為上野千鶴子的理論是符合資本主義下的日本國情的女權主義，她對於日本女性的鼓勵與引導是絕對值得肯定的。

在上野之前，日本沒有女性學和性別研究領域，社會沒有關於家暴、性騷擾、和就業歧視的概念，而正如大家所想的那樣，作為一個近代剛剛從農業時代男女分工明確的家庭形式過渡到工業社會從事職業勞動的發達國家，日本在女性的家庭生育與勞動的職能和社會生產勞動職能之間長期傾向於前者。

這一點作為同樣是東亞農業的中國來說，我們有與政治體系配套的以勞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女權，教員在 1939 年就說過，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

所以新中國的成立，就是踩著舊社會對於勞動人民的壓迫，對婦女兒童的壓迫而生的。

在那個世界上還不流行什麼政治正確的年代，中國就有了政治正確，這一點一直延續到今天，是我們的制度基礎。

习近平：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要以疫后恢复为契机，为妇女参政提供新机遇，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管理水平。我们要消除针对妇女的偏见、歧视、暴力，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这段话出自2020年10月1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

联合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将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视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新中国成立71年来，我国也始终在践行着这一点：促进男女平等的政策法规不断的完善和落实，保障妇女权益的立法、执法力度持续加大，妇女权益进一步得到了保障；女性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广大妇女社会参与意识进一步增强。

在 1949 年之前，中國確實長期處於半封建社會，有大量的封建殘餘，但在新中國成立後，在這個出於肯定勞動價值而奠定的女性權益框架裏，經濟基礎、工業化和城市化越發展，封建殘餘越衰退，勞動女性就越沒有比男性差的邏輯基礎。

所以中國的男女矛盾長期主要存在於家務活跟養育勞動的分配問題上，換句話說，女人一樣要出去打工，憑啥家務勞動還都得是我幹？這孩子明明也是你的，你也得帶吧？

我是瀋陽人，我家就是家務活基本我父親全包，做飯也是，這樣的家庭在我身邊不是少數。

這才是中國性別矛盾的主要方面，很少有父母會在今天跟女兒說你長大了就待在家裏創造家庭價值，好好服侍別人，反而會告訴你必須有自己的工作，必須經濟獨立，這樣才能作為完整的人去相愛、結婚、生子，哪怕將來過的不幸福也有離婚的底氣。

在 2022 年，中國有多達 373.3 萬對夫妻登記離婚，越是一線發達城市離婚率越高，而且其中七成以上都是女性提起，女性敢提離婚，底氣不是勇氣，而是背後的經濟獨立能力的體現。

當然，中國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仍然有不少地區還有很多源于前現代的封建遺留，但毫無疑問，這些前現代封建遺留，已經並不是什麼根深蒂固的東西，而是一但被放之於社會公開討論就一定會被批評唾棄的東西。反而，如今有一些陋習在資本主義下的消費主義和拜金文化的包裝下沉渣泛起，並受到追捧。

正因如此，中國進一步完善女性權益的最主要手段，仍然是堅持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價值觀下推動兩性社會和經濟地位的平等，既要繼續清除前現代封建殘留，又不能導向資本主義的路徑，在世界上目前已沒有哪個國家對我國有真正有意義的參考，還是需要探索自己的道路。

總體來說，中國的兩性權益(包括男性權益)問題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但我們的底子很好，也有自己的解決框架，未來通過社會與經濟發展，補平法律漏洞，發展適育環境、個別問題查缺補漏，就能持續向上發展的。

但日本它就很不一樣了啊。

首先，它就沒有男女平權的理論基礎，底層人民尤其是女性的勞動很難被天然肯定，你生兒育女究竟算是勞動還是天職？你做家務活那也能算是有價值？你老公最起碼換回來工資了，你換回來啥了？

這就是上野在對話中提到的日本社會廣泛存在的一種聲音——還不是我在外打拚，你才能在家逍遙快活！

我估計很多中國女人聽到這句話就要開始罵人了，或者乾脆出去找個班上。

對啊，那日本主婦為什麼不能找個班上呢？

首先這裏請大家千萬不要把日本的家庭主婦帶入那種有保姆有別墅僅育一孩的闊太太人設，真正的家庭主婦是很累的。

首先和中國長期搞計劃生育政策不同，日本當代很多女性的情況是要麼不生孩子，要麼就生好幾個。

日本 2022 年的總和生育率是 1.27，比我們略高，但同時卻有三成女性終生不育，這就意味著很多母親都有兩個甚至以上的孩子，承擔著高強度的生育與撫養職責。我上一份工作接觸到的日本同事就是要麼沒有，要麼就是二胎甚至三胎。

有一句西方喜歡說的話叫 *it take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養一個孩子需要舉全村之力，那倆呢，仨呢，當這成為一種工作並且不以金錢方式體現你的價值的時候，你得到的其實是一份無法跳槽的，無薪的 007 工作。

其次日本又有女性做家務的傳統，男人很少參與家庭勞動，再加上這幾十年日本經濟衰退，很多家庭的經濟情況又要求主婦做兼職補貼家裏，大家要是看過日本電視劇的話就能發現裏面的主婦基本生活配置就是好幾個娃再同時兼職打工。

你就說誰能在全職工作的同時又能再做這麼多事？

日本有一個詞叫做壽退社（ことぶきたいしゃ），專門用來表示女性結婚後就從公司離職，成為全職太太……

全職做家庭主婦就夠累了，而且還得忍受另一半啥時候職場失意來一句你在家裏享福都是靠我在外打拼。

咋樣，有沒有稍微理解點為啥日本女性會給相親對象設一個最低可接受工資門檻了？因為這 *tm* 是一錘子買賣啊！以後老公就是自己的上司，是自己的全部職業規劃，要驗收自己的生育和家務成果，他的工資就是你的工資，你的後半生就全拴在這一個男人身上了（同時也給日本男性造成了很大壓力，男性自殺人數占總體自殺人數的百分之七十）。

哦對，日本還是目前所有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規定男女必須同姓的國家，根據厚生勞動省 2014 年的統計，有 96% 的伴侶在登記結婚時冠了夫姓（另外 4% 的人冠了妻姓，反正得一樣）。

這就是上野在連線中所闡述的，讓很多國內男性不認可的所謂女性在婚姻中往往是忍氣吞聲。

我很能理解為啥他們不同意啊，因為上野的樣本大部分都來源於日本，結論也是反映日本女性的絕大多數。

一個在幾十年間見證了大量日本婚姻樣本的東京大學教授告訴你日本女性在婚姻中忍氣吞聲，結論是顯而易見的——日本女性婚後就是很難保持獨立人格，而這是來源於日本社會一場系統性、整體性的剝削，這不是隱性歧視，而是明性歧視。

Ok，那你說我要是日本人我就不結婚了，好好學習找個工作自己過唄，那這條路會順利嗎？

不一定，日本社會對於女性任職於家庭的期望太強，以至於影響到了日本女性考取大學時的通過率。

作為日本最有名的綜合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的入學新生裏的女性比例長期低於 20%，2021 年這個比例是 19.7%，而這個數字在同樣是世界知名綜合大學的北京大學則是 40% 多。

各位讀者很多都上過大學吧，大家還記得自己學校裏有多少教師是女性嗎？我的記憶中基本是一半左右，可奇怪的是，作為日本最強大學，東京大學 4885 名教職員工（包括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等）裏女性教職員工只占 16%，女性教授甚至只有 7.8%。

就這還是綜合大學呢。

而且哪怕你進入了職場，整個社會也充斥著對女性的各種吹毛求疵細緻入微的要求。大家知道日本人喜歡戴口罩吧，在大街上一看要麼是美女要麼就是戴著口罩帽子的怪人。

這些怪人，基本上都是因為當天起晚了或者懶得化妝梳頭而拿帽子口罩遮掩的女性。

嗯，化妝，在中國是一種選項和樂趣，在日本是一種必須。尤其是職場，你總不能上班還戴著口罩吧？

同樣是必須的還有女性的高跟鞋，高跟鞋這個東西有多不舒服大家都知道，很多女性腳後跟長期磨破流血貼著創口貼，在中國，這個經久不愈的傷口象徵著對美和自信的追求，在日本，它可能是你不得不忍受的痛苦，因為高跟鞋在日本職場是半強制的。

2019 年 1 月的時候，一個叫石川優的日本女星曾在社交媒體上發起“抵制高跟鞋運動”，據她自己的陳述，她曾經東京的殯儀館工作中被要求穿著 5 至 7 釐米的黑色高跟鞋，導致足部受傷，流血不止。

石川與推特上的幾萬人一起發起請願，呼籲厚生勞動省禁止雇主強制要求女性穿高跟鞋上班，結果得到的政府部門回應卻是“在工作場合穿高跟鞋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這一點已經被整個日本社會接受。”

日本政府：給我穿，往死裏穿。

日本社會這種只針對女性的狗屁規定實在是太多了，是中國人難以想像的。

我作為一個中國女性，大學畢業三年了，從來沒有哪怕一次穿著高跟鞋上班，甚至還有幾次穿了拖鞋，化妝的次數更是寥寥無幾，我身邊女性工作也基本都穿運動鞋，要是哪天化妝了同事還得問：喲，今天心情不錯啊！

上野口中的堅持不化妝不戴胸罩（也是很難受的一個東西）的女性主義在中國人看來可能是多此一舉，沒有必要，而對日本人來說卻可能是下了很大決心，要付出很多機會成本才能做出的充滿勇氣的決定。

說了這麼多，篇幅這麼長，我主要想跟大家表達的只有一點——很多你認為天經地義的事，在日本並不是。

一個日本女性，實現獨立生活的阻礙遠比中國女性要大。

我們是兩個國家，處於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主權結構、政治主體、以及婦女地位。

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全嘻嘻與上野之間的對話就是雞同鴨講。

一個是處在臣服於美國秩序下保留了封建政治結構的社會的激進人士，一個是處在反封反帝起家，社會飛速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保守人士，真能通過二者之間的溝通來獲得趨近於方法論的指導那就奇了怪了，哪怕真的有，我們也必須承認讓兩個擁有不同社會結構不同歷史進程不同程度主權的國家之間借鑒方法論還是有些過於強行了，而不是單純的因為日本經濟在戰後長期處於世界二三位置，擁有非歐洲國家獨一份的文化輸出能力，就認為日本社會在哪個方面都先進。

我們經歷過無產階級革命，帶來了勞動婦女的半邊天，而美國控制下的日本不可能經歷階級革命，所以只能通過上野這樣的性別研究學者在努力地進行小修小補，還時不時地就會碰觸到無法跨越的制度壁壘，體現在成果上就是——

反高跟鞋運動這麼久了，今天的日本職場女性還是被逼著穿高跟鞋；

日本時不時就有女性打官司反抗改夫姓，也未解決，中國大陸從打建國後就沒冠夫姓傳統了。

你能說是日本女權主義者們不努力嗎？不是的，上野千鶴子作為日本這一邪教合法財閥合法政治裙帶關係合法的女權傑出代表她已經做的很不錯了，但可能，有些制度問題它就不是能靠民間活動解決的。

我們的兩性權益問題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身體自由的我們，沒有必要全盤接受束手束腳之國的女權經驗。日本不是中國，中國也不是日本。他們的很多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我們剩下的問題他們又解決不了。

無論是想拿上野的日式方法論來提高中國女性地位還是以中國女性畫像來“嚴格要求”上野，都是不公平的，行不通的。

我們可以學習日本女權中關於自我認同和個人發展的有益部分，但千萬不要太過於共情以至於忘記了我們真正所處的發展階段，就因為他們相對發達的經濟而去強行照搬。

路線不同，強行接入，只會脫軌。

底層代碼寫的都不一樣，你抄個什麼勁抄。

這就好比去年防疫的時候一群大聰明在那兒喊：

卡塔爾！你看卡塔爾世界盃那麼多人都不戴口罩！人家日子都過出花了！龍王賣傘！！

他們以為人家一個個小餛飩頭巾戴著一天小幾萬花著就跟你一樣是碳基生物，殊不知人家生病有方艙你沒有，人家有一抽屜金戒指你沒有，你家就兩粒布洛芬還得緊著省著給對象用。

他們以為人人平等，然而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謊言，恰恰就是平等。

中國與日本，不平等。

就像每個國家的遊戲、動漫、電影工業都得走自己的路一樣，女權仍然有地域性，我們的兩性權益也只能在現有基礎上優化，上一個強行搞西方價值觀嫁接而撲街的中國動畫叫藝三，豆瓣已經跌到 3.9 分了（典型的部分如關於雷迪亞茲的劇情）。

如果大家想瞭解一些國內女權進程的話，推薦去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老師的著作和視頻，她在女性文學、文化史、電影史上都有很深的造詣，你會更深刻的感受到自己，而不是那種西方自由主義女權在中國產生的強烈的水土不服感。

戴锦华:中国的性别问题和日本的性别问题存在着某些结构性的差异化，第一个差异是来自于20世纪中国经过100年的革命历史我仍然坚持认为女性群体整体是革命红利的分享者，是革命的受益者。而第二个差异就是1980年到2016

可以見得的是，我們在未來一定會感受到更多西式性別語境與中國特定國情交織而產生的擰巴感，我們無法改變，而只能被動接受，共產主義興而以勞動為錨點的共產主義女權興，自由主義興而自由主義女權興，二者皆以各自的陣營為胞胎給養。

也正是由於近幾十年國際共運的慘淡退場，在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今天，資本主義的父權結構也被再次固化，這個世界上仿佛只剩下了一種女權，一種哪怕再努力，再歇斯底里，也只能從統治階級手中爭得食物碎屑的女權。

如上野，八十年代末期就寫就了《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然而這三十年來我們看到，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經濟不平等這些情況是大大加劇了而非是縮小了，與此同時，雖然這三十年來各種激進運動思想和活動也越發活躍，但越來越多的各路激進主義運動者們開始把批判的眼光更多的放到第三世界，反而站據了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秩序高地，加劇了不平等現實的西方世界又成為了很多人眼中進步、激進思想的標杆，很多人一提到平權，言必稱歐美，甚至包括日本，在很多人眼中仍

然充滿各種光環。我們不禁要思考這是為什麼？激進運動在這過程中起到了什麼樣的影響？

（關於這部分思考，參考沉思錄之前的兩篇文[《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後，重新思考左翼，性別與身份政治》](#)和[《“北大宿舍聊天”爆火下的身份政治與性別治理》](#)）

我們的國家，是在反對內外種種壓迫的基礎上站起來的。別人忘了，我們自己不能忘，不僅不能忘，我們還得平靜而堅定地走自己的路。

或者用戴錦華老師的話說，不要“以反思的名義拒絕反思”，更不要以一些人云亦云的控訴和譏諷來彰顯自身“潔白無瑕”“獨立思考”的自我想像。

戴老師還說過，社會主義陣營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一種新文化的失敗。

也許只有中國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文化在未來的成功建立，才能真正打破今天在輿論和女權文化上的被動，化被動為主動，與中國給世界提供的其他治理手段一起，給全世界的婦女兒童們照去一束光。